

文白对照全译

資治通鑑

二

北京燕山出版社

# 资治通鉴

——文白对照全译本

(第二册)

# 目 录

## 资治通鉴卷第十一

汉纪三 起屠维大渊献, 尽重光赤奋若, 凡三年。…………… (249)

## 资治通鉴卷第十二

汉纪四 起玄默摄提格, 尽昭阳赤奋若, 凡十二年。…………… (274)

## 资治通鉴卷第十三

汉纪五 起阏逢摄提格, 尽昭阳大渊献, 凡十年。…………… (302)

## 资治通鉴卷第十四

汉纪六 起阏逢困敦, 尽重光协洽, 凡八年。…………… (328)

## 资治通鉴卷第十五

汉纪七 起玄默涒滩, 尽柔兆阏茂, 凡十五年。…………… (352)

## 资治通鉴卷第十六

汉纪八 起强国大渊献, 尽上章困敦, 凡十四年。…………… (377)

## 资治通鉴卷第十七

汉纪九 起重光赤奋若, 尽强国协洽, 凡七年。…………… (409)

## 资治通鉴卷第十八

汉纪十 起著雍涒滩, 尽柔兆执徐, 凡九年。…………… (436)

## 资治通鉴卷第十九

汉纪十一 起强国大荒落, 尽玄默阏茂, 凡六年。…………… (465)

## 资治通鉴卷第二十

汉纪十二 起昭阳大渊献, 尽重光协洽, 凡九年。…………… (493)

## 资治通鉴卷第十一

汉纪三 起屠维大渊献，尽重光赤奋若，凡三年。

### 太祖高皇帝中

五年 冬，十月，汉王追项羽至固陵，与齐王信、魏相国越期会击楚；信、越不至，楚击汉军，大破之。汉王复坚壁自守，谓张良曰：“诸侯不从，奈何？”对曰：“楚兵且破，二人未有分地，其不至固宜。君王能与共天下，可立致也。齐王信之立，非君王意，信亦不自坚；彭越本定梁地，始，君王以魏豹故拜越为相国，今豹死，越亦望王，而君王不早定。今能取睢阳以北至穀城皆以王彭越，从陈以东傅海与齐王信。信家在楚，其意欲复得故邑。能出捐此地以许两人，使各自为战，则楚易破也。”汉王从之。于是韩信、彭越皆引兵来。

汉高帝五年冬季，十月，汉王刘邦追击项羽到达固陵，与齐王韩信、魏相国彭越约定日期合击楚军。但是韩信、彭越的军队没有来，楚军攻打汉军，大败了它。汉王于是重又坚固营垒加强防守，并对张良说：“诸侯不遵从，怎么办？”张良答道：“楚军即将被打败，而韩信、彭越二人没有分得确定的领地，因此他们不应约前来会合是情理中事。君王您如果能与他们一起共享天下，就可以立即把他们召来。齐王韩信的封立，并非您的本意，韩信自己也不放心。彭越本来平定了梁地，当初您因魏豹的缘故，封彭越为魏国相国。现在魏豹已死，彭越自己也想称王，但您却不早作决定。现在，您可以把从睢阳以北到穀城的地区都封给彭越，把从陈县以东到沿海地区划给韩信。韩信的家乡在楚地，他的意思也是想重新得到自己故乡的土地。您如果能拿出以上地区许封给他们两人，使他们各自为自己的利益而战，那么楚国就很容易被攻破了。”汉王听从了这一建议。于是

十一月，刘贾南渡淮，围寿春，遣人诱楚大司马周殷。殷畔楚，以舒屠六，举九江兵迎黥布，并行屠城父，随刘贾皆会。

十二月，项王至垓下，兵少，食尽，与汉战不胜，入壁；汉军及诸侯兵围之数重。项王夜闻汉军四面皆楚歌，乃大惊曰：“汉皆已得楚乎？是何楚人之多也？”则夜起，饮帐中，悲歌慷慨，泣数行下；左右皆泣，莫能仰视。于是项王乘其骏马名骓，麾下壮士骑从者八百余人，直夜，溃围南出驰走。平明，汉军乃觉之，令骑将灌婴以五千骑追之。项王渡淮，骑能属者才百余人。至阴陵，迷失道，问于田父，田父给曰“左”。左，乃陷大泽中，以故汉追及之。

项王乃复引兵而东，至东城，乃有二十八骑；汉骑追者数千人。项王自度不得脱，谓其骑曰：“吾起兵至今，八岁矣；身七十馀战，未尝败北，遂霸有天下。然今卒困于此，此天之亡我，非战之罪也。今日固决死，愿为诸君快战，必溃围，斩将，刈旗，三胜之，令诸君知天亡我，非战之罪也。”乃分其骑以为四队，四

韩信、彭越都率军前来。

十一月，刘贾南渡淮河，包围寿春，派人去诱降楚国的大司马周殷。周殷随即反叛楚国，用舒地的兵力屠灭六地，并调发九江的部队迎接黥布，一同去屠虜城父，接着便随同刘贾等人一齐会合。

十二月，项羽到了垓下，兵少粮尽，与汉军交战没能取胜，便退入营垒固守。这时汉军和诸侯的军队将项羽的军营重重包围起来。项羽在晚上听到汉军四面都唱起楚歌，就大惊道：“汉军已经得到全部楚国的土地了吗？为什么楚人这么多呀！”他连夜起身，在帐中饮酒，慷慨悲歌，泪下数行，侍从人员也都纷纷哭泣，都不忍心抬头观看。项羽于是骑上他的名叫骓的骏马；部下的壮士骑马相随的有八百多人，当夜即突围往南奔驰。天大亮时，汉军才发觉他们已突围，便命令骑将灌婴率五千骑马追赶。项羽渡过淮河，相随的骑兵能跟得上他的才一百多人。到达阴陵后，项羽一行人迷了路，向一农夫问路，农夫骗他说“往左”。但是项羽等往左走，却陷进了大沼泽地中。因此汉军很快便追上了他们。

项羽于是又领兵向东奔走，到达东城，相随的只剩下二十八骑了。而这时汉军骑兵追逐前来的有好几千人。项羽自己料想是不能脱身了，便对他的骑士们说：“我从起兵到现在，已经八年了；身经七十多次战斗，从没失败过，于是才霸有了天下。但是今天终于被困在这里，这是上天要灭亡我啊，并不是我用兵有什么过错！今天定要一决生死，愿为你们痛快地打一仗，一定突破重围，斩杀敌将、砍倒汉旗，接连三次取胜，让你们知道是天要亡我，而不是我用兵的过错。”他

乡。汉军围之数重。项王谓其骑曰：“吾为公取彼一将。”令四面骑驰下，期山东为三处。于是项王大呼驰下，汉军皆披靡，遂斩汉一将。是时，郎中骑杨喜追项王，项王瞋目而叱之，喜人马俱惊，辟易数里。项王与其骑会为三处，汉军不知项王所在，乃分军为三，复围之。项王乃驰，复斩汉一都尉，杀数十百人。复聚其骑，亡其两骑耳。乃谓其骑曰：“何如？”骑皆伏曰：“如大王言！”

于是项王欲东渡乌江，乌江亭长舣船待，谓项王曰：“江东虽小，地方千里，众数十万人，亦足王也。愿大王急渡！今独臣有船，汉军至，无以渡。”项王笑曰：“天之亡我，我何渡为？且籍与江东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无一人还；纵江东父兄怜而王我，我何面目见之！纵彼不言，籍独不愧于心乎！”乃以所乘骏马赐亭长，令骑皆下马步行，持短兵接战。独籍所杀汉军数百人，身亦被十余创。顾见汉骑司马吕马童，曰：“若非吾故人乎？”马童面之，指示中郎骑王翳曰：“此项王也！”项王乃曰：“吾闻汉购我头千金，

随即把人马分为四队，向四个方向冲杀。但汉军已将他们重重包围。项羽便对他的骑士们说：“看我为你们斩杀他们的一员将领！”就命令骑士们从四面奔驰而下，约定在山的东边分三处会合。接着项羽便大声呼喝着策马疾驰而下，汉军随即都溃败散乱，项羽就斩杀了一员汉将。这时，郎中骑杨喜追击项羽，项羽瞪着双眼厉声呵叱，杨喜人马都受到惊吓，退避了好几里地。项羽同他的骑兵们分三处相会合，汉军不知道项羽究竟在哪里，于是分兵三路，重又把他们包围了起来。项羽随即奔驰冲杀，又斩杀了一名汉军的都尉，杀了汉军百十来人。他重新聚拢了他的骑兵，至此不过仅损失了两名骑士罢了。项羽就对他的骑士们说：“怎么样？”骑士们都敬服地说：“真如大王您所说的一样！”

这时项羽想东渡乌江，乌江亭长把船停泊在岸边等着他，对项羽说：“江东虽然狭小，地方不过千里，民众几十万人，但也足够称王的了。望大王您火速渡江！现在只有我有船，汉军就要到来，无船渡江。”项羽笑着说：“上天要灭亡我，我还要渡江做什么！况且我与江东子弟八千人渡江西征，而今没有一个人归还，纵使江东父老怜惜我，仍然以我为王，我又有什么脸面去见他们啊！即使他们不说什么，难道我就不感到心中有愧吗！”于是就把自己所骑的骏马送给了亭长，命令他的骑兵都下马步行，手持短兵器同汉军交战。仅项羽一人就杀死了汉军几百人，他自己也身受十多处伤。这时项羽回头看见了汉军骑司马吕马童，就说：“你不是我的老朋友吗？”吕马童背过脸，指给中郎骑王翳说：“这就是项王！”项羽便说道：“我听说汉王悬赏千金要我的头颅，并赏给万户的封地，

邑万户；吾为右。”乃刎而死。王翳取其头，餘骑相蹂践争项王，相杀者数十人。最后后，杨喜、吕马童及郎中吕胜、杨武各得其一体；五人共会其体，皆是，故分其户，封五人皆为列侯。

楚地悉定，独鲁不下；汉王引天下兵欲屠之至其城下，犹闻弦诵之声，为其守礼义之国，为主死节，乃持项王头以示鲁父兄，鲁乃降。汉王以鲁公礼葬项王于穀城，亲为发哀，哭之而去。诸项氏枝属皆不诛。封项伯等四人皆为列侯，赐姓刘氏；诸民略在楚者皆归之。

太史公曰：羽起陇亩之中，三年，遂将五诸侯灭秦，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位虽不终，近古以来未尝有也！及羽背关怀楚，放逐义帝而自立；怨王侯叛己，难矣！自矜功伐，奋其私智而不师古，谓霸王之业，欲以力征经营天下。五年，卒亡其国，身死东城，尚不觉寤而不自责，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岂不谬哉！

扬子《法言》：或问：“楚

我就留给你一些恩德吧！”语罢自刎而死。王翳随即取下项羽的头颅。其余的骑兵便相互践踏着争抢项羽的躯体，相互残杀的有几十人。到了最后，杨喜、吕马童和郎中吕胜、杨武各夺得项羽的一部分肢体。五个人把项羽的肢体会合拼凑到一起，都对得上，汉王因此便分割原来悬赏的万户封地，将五人都封为列侯。

楚地全部平定了，只有鲁仍不投降。汉王刘邦率领天下的兵马，打算消灭它。大军抵达城下，但仍能听到城中礼乐弦诵的声音，由于鲁是信守礼义的故国，为自己的君主尽忠守节，汉军便拿出项羽的头颅给鲁的父老看，鲁这才投降。汉王用葬鲁公的礼仪把项羽葬在穀城，并亲自为项羽发丧举哀，哭了一阵后离去。汉王对项羽的家族亲属都不加杀害，还把项伯等四人都封为列侯，赐他们刘姓；将过去被掳掠到楚国来的百姓们仍归他们统治。

太史公司马迁说：项羽起于田野民间，才三年就率领着齐、赵、韩、魏、燕五诸侯国的军队灭亡了秦，分割天下而封授王侯，政令全由项羽发布；他的王位虽然未获终结，却是近古以来所不曾有过的！待到项羽背弃关中而怀恋楚国故土，放逐义帝而自立为王，怨恨诸侯王们背叛自己，可就很难说得通了！项羽还自我夸耀战功，一味逞个人小聪明而不效法古人，认为霸王的功业，就是要用武力征伐来治理天下。结果只五年的时间，就失掉了自己的国家，死于东城，却还不觉悟、不责备自己，反倒借口“上天要灭亡我，而并非我用兵的过错”，这难道不是很荒谬吗！

扬雄《法言》说：有人问：“楚王兵败垓

败域下，方死，曰‘天也！’  
 谅乎？”曰：“汉屈群策，群策  
 屈群力；楚愎群策而自屈其  
 力。屈人者克，自屈者负。天  
 曷故焉！”

汉王还，至定陶，驰入齐  
 王信壁，夺其军。

临江王共尉不降，遣卢  
 绾、刘贾击虜之。

春，正月，更立齐王信为  
 楚王，王淮北，都下邳。封魏  
 相国建城侯鼓越为梁王，王魏  
 故地，都定陶。

令曰：“兵不得休八年，  
 万民与苦甚；今天下事毕，其  
 赦天下殊死以下。”

诸侯王皆上疏请尊汉王为  
 皇帝。二月甲午，王即皇帝位  
 于（汜）〔汜〕水之阳。更王  
 后曰皇后，太子曰皇太子；追  
 尊先媼曰昭灵夫人。

诏曰：“故衡山王吴芮，  
 从百粤之兵，佐诸侯，诛暴  
 秦，有大功；诸侯立以为王，  
 项羽侵夺之地，谓之番君。其  
 以芮为长沙王。”又曰：“故粤  
 王无诸，世奉粤祀；秦侵夺其  
 地，使其社稷不得血食。诸侯  
 伐秦，无诸身率闽中兵以佐  
 灭秦，项羽废而弗立。今以为  
 闽粤王，王闽中地。”

下，将要死的时候，说道：‘是上天亡我！’  
 可以相信这种说法吗？”回答说：“汉王刘邦  
 尽量发挥、利用众人的智谋，这些智谋调动  
 了众人的力量。楚王项羽憎恶采用众人的智  
 谋，只发挥个人的作用。而善于发挥、利用  
 众人智谋和力量的人就能取得胜利，只凭一  
 己智谋和力量的人就必定失败，这与上天有  
 什么关系啊！”

汉王回军，到达定陶县，奔入齐王韩信的  
 营垒，接管了他的部队。

临江王共尉仍不归降，汉王便派遣卢绾、  
 刘贾攻打并俘获了他。

春季，正月，汉王改封齐王韩信为楚王，  
 统辖淮河以北地区，都设下邳。封魏相国建  
 城侯彭越为梁王，统辖魏国故地，设都定陶。

汉王下令说：“将士得不到休整已经八年  
 了，万民饱受战乱之苦。现在天下的大事已  
 经完成，赦免天下判斩刑以下的所有罪犯。”

诸侯王们一致上疏，请求推尊汉王为皇  
 帝。二月甲午，汉王便在汜水北面登上帝位。  
 改称王后为皇后，太子为皇太子；追尊先母  
 为昭灵夫人。

颁布诏书说：“原衡山王吴芮，率领百粤部  
 族的兵士，协助诸侯军，诛灭残暴的秦王朝，  
 建有大功，诸侯立他为王，但项羽却剥夺了  
 他的封地，称他为番君。现在改封吴芮为长  
 沙王。”又说：“原粤王无诸，世代供奉粤国  
 的先祖。秦王朝侵夺了他的土地，使粤国的  
 社稷不能再享受祭祀。诸侯征伐秦朝，无诸  
 亲自率领闽中的军队相协助攻灭秦王朝，项  
 羽却将他废黜不予封立。现在封无诸为闽粤  
 王，统辖闽中一带。”



帝西都洛阳。

夏，五月，兵皆罢归家。

诏：“民前或相聚保山泽，不书名数。今天下已定，令各归其县，复故爵、田宅；吏以文法教训辨告，勿笞辱军吏卒；爵及七大夫以上，皆令食邑，非七大夫已下，皆复其身及户，勿事。”

帝置酒洛阳南宫，上曰：“彻侯、诸将毋敢隐朕，皆言其情，吾所以有天下者何？项氏之所以失天下者何？”高起、王陵对曰：“陛下使人攻城略地，因以与之，与天下同其利；项羽不然，有功者害之，贤者疑之，此其所以失天下也。”上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夫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填国家，抚百姓，给饷馈，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众，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三者皆人杰，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者也。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所以为我禽也。”群臣说服。

韩信至楚，召漂母，赐千金。召辱己少年令出跨下者，以为中尉，告诸将相曰：“此壮士也。方辱我时，我宁不能

高帝刘邦向西行建都洛阳。

夏季，五月，士兵们都复员回家。

高帝刘邦颁布诏书：“老百姓以前有的人相聚安守在深山大泽中躲避战乱，未登记入户籍数。如今天下已经安定，诏令这些百姓各自返回他们的所在县，恢复他们过去的爵位和田地住宅；官吏应依据律法进行教诲，处理纠纷，不得鞭笞侮辱军中官兵；凡爵位至七大夫以上的，都让他们享用封地民户的赋税收入，不是七大夫爵位及其以下的，都免除其个人及一户之内的赋税徭役，不予征收。”

高帝刘邦在洛阳南宫举行酒宴，高帝说道：“诸位列侯、将军，不要对朕有所隐瞒，都来说说，我之所以能取得天下的原因是什么？项羽之所以失掉天下的原因又是什么？”高起、王陵回答说：“陛下派人攻城掠地，攻取了城邑、土地就分封给他，与大家同享利益；项羽却不这样，他对有功的人嫉恨，对贤能的人猜疑，这是他失掉天下的原因。”高帝说：“你们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谈到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我不如张良；镇守国家，安抚百姓，供给粮饷，保持运输粮道畅通无阻，我不如萧何；统率百万大军，战必胜，攻必克，我不如韩信。这三位都是人中豪杰，而我能够任用他们，这才是我所以能取得天下的原因。项羽虽然有一个范增，但不能信任使用他，这便是项羽所以被我捕捉打败的原因。”群臣都心悦诚服。

韩信到了楚地，召见曾经给自己饭吃的那位漂洗丝绵的老妇，赐给她一千金。又召见曾经羞辱自己、叫自己从胯下爬过去的那位少年，任命他为楚国的中尉；并对将相们

杀之邪？杀之无名，故忍而就此。”

彭越既受汉封，田横惧诛，与其徒属五百余人入海，居岛中。帝以田横兄弟本定齐地，齐贤者多附焉；今在海中，不取，后恐为乱。乃使使赦横罪，召之。横谢曰：“臣烹陛下之使郦生，今闻其弟商为汉将；臣恐惧，不敢奉诏，请为庶人，守海岛中。”使还报，帝乃诏卫尉郦商曰：“齐王田横即至，人马从者敢动摇者，致族夷！”乃复使使持节具告以诏商状，曰：“田横来，大者王，小者乃侯耳；不来，且举兵加诛焉！”

横乃与其客二人乘传诣洛阳。未至三十里，至尸乡廐置。横谢使者曰：“人臣见天子，当洗沐。”因止留，谓其客曰：“横始与汉王俱南面称孤；今汉王为天子，而横乃为亡虏，北面事之，其耻固已甚矣。且吾烹人之兄，与其弟并肩而事主，纵彼畏天子之诏不敢动，我独不愧于心乎！且陛下所以欲见我者，不过欲一见吾面貌耳。今斩吾头，驰三十里间，形容尚未能败，犹可观也。”遂自刭，令客奉其头，从使者驰奏之。帝曰：“嗟乎！

说：“这是位壮士啊。当他侮辱我时，我难道就不能杀了他吗？只是杀他没有名义，所以忍了下来，才到了今天这样的成就。”

彭越已受汉封梁王，田横怕被杀掉，和他的部下五百多人遁入大海，居住在岛上。高帝刘邦认为田横兄弟几人本来曾平定了齐地，齐地贤能的人大都归附了他；今流亡在海岛中，如不加以招抚，以后恐怕他们会作乱。于是就派使者去赦免田横的罪过，召他前来。田横辞谢说：“我曾煮杀了陛下的使臣郦食其，现在听说他的弟弟郦商是汉的将领；我很害怕，不敢奉诏前往，只请求做个平民百姓，留守在海岛中。”使者回报，高帝便诏令卫尉郦商说：“齐王田横即将到来，有敢动一动他的随从人马的，就诛灭家族！”随即再派使者拿着符节把高帝诏令郦商的情况对田横一一讲明，并说道：“田横如能前来，高可以封王，最低也是个侯哇；如果不来，便要发兵加以诛除了。”

田横便和他的两个宾客乘坐驿站的传车到洛阳来。离洛阳还有三十里，到达尸乡驿站。田横向使者道歉说：“为人臣子者觐见天子时，应当沐浴。”随即住下来，对他的宾客说：“我起初与汉王一道南面称王，如今汉王做了天子，我却是作为败亡的臣虏，北面称臣伺候他，这耻辱本来已非常大了。何况我还煮死了人家的兄长，又同被煮人的弟弟一道侍奉他们的君主。即便这位弟弟畏惧天子的诏令不敢加害于我，我难道内心就不感到惭愧吗？！况且陛下之所以想要见我，不过是想看一看我的容貌罢了。现在斩下我的头颅，奔驰三十里地送去，神态容貌还不致变坏，仍然可以辨认。”于是就用刀割自己的脖子，并让宾客捧着他的头颅，随同使者疾驰洛阳

起自布衣，兄弟三人更王，岂不贤哉！”为之流涕，而拜其二客为都尉；发卒二千人，以王者礼葬之。既葬，二客穿其冢傍孔，皆自刭，下从之。帝闻之，大惊。以横客皆贤，餘五百人尚在海中，使使召之；至，则闻田横死，亦皆自杀。

初，楚人季布为项籍将，数窘辱帝。项籍灭，帝购求布千金；敢有舍匿，罪三族。布乃髡钳为奴，自卖于鲁朱家。朱家心知其季布也，买置田舍，身之洛阳见滕公，说曰：“季布何罪！臣各为其主用，取耳；项氏臣岂可尽诛邪？今上始得天下，而以私怨求一人，何示不广也！且以季布之贤，汉求之急，此不北走胡，南走越耳。夫忘壮士以资敌国，此伍子胥所以鞭荆平之墓地。君何不从容为上言之！”滕公待间言于上，如朱家指。上乃赦布，召拜郎中，朱家遂不复见之。

布母弟丁公，亦为项羽将，逐窘帝彭城西。短兵接，帝急，顾谓丁公曰：“两贤岂相

奏报。高帝说：“唉呀！从平民百姓起家，兄弟三人相继为王，这难道不是很贤能吗！”为田横流下了眼泪。接着授给田横的两个宾客都尉官职；调拨士兵二千人，按葬侯王的礼节安葬了田横。下葬以后，那两位宾客在田横的坟墓旁挖了个坑，都自刭而死，倒进坑里陪葬田横。高帝闻听这件事，大为震惊，认为田横的宾客都很贤能，余下的五百人还在海岛上，便派使者前去招抚他们。使者抵达海岛，这五百人听说田横已死，也都自杀了。

起初，楚人季布是项羽手下的将领，曾多次困窘羞辱汉王。项羽灭亡后，高帝刘邦悬赏千金捉拿季布；下令说有敢收留窝藏季布的，罪连三族。季布于是剃去头发，用铁箍卡住脖子当奴隶，把自己卖给鲁地的大侠朱家。朱家心里清楚这个人就是季布，就将他买下安置在田庄中。朱家随即到洛阳去进见滕公夏侯婴，劝他道：“季布有什么罪！臣僚各为他的君主效力，这是常理。项羽的臣下难道可以全都杀掉吗？如今皇上刚刚取得天下，便借私人的怨恨去捉拿一个人，怎么胸襟这样的狭窄呀！况且以季布的贤能，朝廷悬赏捉拿他如此急迫，这是逼他不是向北投奔胡人，就是往南投靠百越部族啊！忌恨壮士而以此资助敌国，这是伍子胥所以要掘墓鞭打楚平王尸体的缘由呀。您为什么不从容地向皇上说明这些道理呢？”滕公于是就待有机会时，按照朱家的意思向高帝进言，高帝于是赦免了季布，并召见他，任命他为郎中。朱家从此也就不再见季布。

季布的舅父丁公，也是项羽手下的将领，曾经在彭城西面追困过高帝。短兵相接，高帝感觉事态危急，便回头对丁公说：“两个好

厄哉！”丁公引兵而还。及项王灭，丁公谒见。帝以丁公徇军中，曰：“丁公为项王臣不忠，使项王失天下者也。”遂斩之，曰：“使后为人臣无效丁公也！”

臣光曰：高祖起丰、沛以来，网罗豪桀，招亡纳叛，亦已多矣。及即帝位，而丁公独以不忠受戮，何哉？夫进取之与守成，其势不同。当群雄角逐之际，民无定主，来者受之，固其宜也。及贵为天子，四海之内，无不为臣；苟不明礼义以示之，使为臣者，人怀贰心以徼大利，则国家其能久安乎！是故断以大义，使天下晓然皆和为臣不忠者无所自容；而怀私结恩者，虽至于活己，犹以义不与也。戮一人而千万人惧，其虑事岂不深且远哉！子孙享有天禄四百余年，宜矣！

齐人娄敬戍陇西，过洛阳，脱鞬辍，衣羊裘，因齐人虞将军求见上。虞将军欲与之鲜衣，娄敬曰：“臣衣帛，衣帛见；衣褐，衣褐见，终不敢易衣。”于是虞将军入言上，上召见，问之。娄敬曰：“陛下都洛阳，岂欲与周室比隆哉？”上曰“然。”娄敬曰：“陛下取天下与周异。周之先，

汉难道要相互为难吗！”丁公于是领兵撤回。等到项羽灭亡，丁公来谒见高帝。高帝随即把丁公拉到军营中示众，说道：“丁公身为项王的臣子却不忠诚，是使项王失掉天下的人啊！”于是把他杀了，并说：“让后世为人臣子的不要效法丁公！”

司马光说：汉高祖刘邦从丰、沛起事以来，网罗强横有势力的人，招纳逃亡反叛的人，也已经相当多了。等到登上帝位，唯独丁公因为不忠诚而受到杀戮，这是为什么呢？是由于进取与守成，其形势不同的缘故。当群雄并起争相角逐的时候，百姓没有确定的君主，谁来投奔就接受谁，本来就该如何。待到贵为天子，四海之内没有不臣服时，如果不按礼义以显示给人，致使身为臣子的人，人人怀有二心以图谋求取厚利，那么国家还能长治久安吗！因此汉高祖据大义作出决断，使天下的人都清楚地知道，身为臣子却不忠诚的人没有自己可以藏身的地方；怀揣个人目的布施给人恩惠的人，尽管他曾救过自己的命，依照礼义仍不予宽容。似此杀一人而使千万人人为之畏惧，他考虑事情难道不是既深刻又远广吗！汉高帝的子孙享有上天赐予的禄位四百多年，合乎情理啊！

齐人娄敬去防守陇西，经过洛阳，解下绑在车前牵引的横木，穿着羊皮袄，通过齐人虞将军求见高帝刘邦。虞将军想给他穿华丽鲜亮的衣服，娄敬说：“我若穿丝绸，就身着丝绸去谒见；若穿粗毛麻布，就身着粗毛麻布去谒见，终究不敢冒昧地更换衣服。”虞将军于是便进去向高帝报告。高帝即召见娄敬，并询问他。娄敬说：“陛下定都洛阳，难道是想与周王朝一比隆盛威势吗？”高帝道：“对。”娄敬说：“陛下夺取天下的途径与周朝

自后稷封郃，积德累善，十有餘世，至于太王、王季、文王、武王而诸侯自归之，遂灭殷为天子。及成王即位，周公相焉，乃营洛邑，以为此天下之中也，诸侯四方纳贡职，道里均矣。有德则易以王，无德则易以亡。故周之盛时，天下和洽，诸侯、四夷莫不宾服，效其贡职。及其衰也，天下莫朝，周不能制也；非唯其德薄也，形势弱也。今陛下起丰、沛，卷蜀、汉，定三秦，与项羽战荥阳、成皋之间，大战七十，小战四十；使天下之民，肝脑涂地，父子暴骨中野，不可胜数，哭泣之声未绝，伤夷者未起；而欲比隆于成、康之时，臣窃以为不侔也。且夫秦地被山带河，四塞以为固，卒然有急，百万之众可立具也。因秦之故，资甚美膏腴之地，此所谓天府者也。陛下入关而都之，山东虽乱，秦之故地可全而有也。夫与人斗，不搯其亢，拊其背，未能全其胜也。今陛下案秦之故地，此亦扼天下之亢而拊其背也。”帝问群臣，群臣皆山东人，争言：“周王数百年，秦二世即亡。洛阳东有成皋，西有殽、澠，倍河，乡伊、洛，其固亦足恃也。”上问张良。良曰：“洛阳；有此固，其中小不过

不同。周朝的祖先，从后稷被封在郃地起，积累德政善行十多代，到太王、王季、文王、武王时期，诸侯自行归附，终于灭掉殷商作了天子。到了成王登上王位，周公辅佐他，才营建洛邑，因为认为这里是天下的中心，各地诸侯前往交纳土贡和赋税，所走的道路里程相等。君主有德行就容易藉此统治天下，没有德行就容易由此而亡国。所以当周王朝强盛的时候，天下和睦，诸侯、四方外族没有不臣服、奉上他们的贡赋的。待到周王朝衰微时，天下没有谁前来朝贡，周王朝也已无法驾驭制约他们；这不仅是由于它的德行微薄，而且是由于形势衰弱了的缘故。如今陛下从丰、沛起兵抗秦，席卷蜀郡、汉中郡，平定秦地雍、塞、翟三国，同项羽在荥阳、成皋之间作战，经过大战七十次，小战四十次，使天下百姓肝脑涂地惨遭杀戮，老老少少尸骨暴弃在荒野之中，数都数不过来，哭泣的悲声还未断绝，伤残的人员还不能行走，就想与周成王、康王时代的隆盛威势相比美，我私下里认为这是很不相称的。况且秦地依靠华山濒临黄河，四面都有险关隘作为屏障，如果突然有紧急情况发生，百万军队可以很快就调动好。依靠秦地原有的基础，凭借那里富饶肥沃的土地，这就是所谓的天然府库的优势。陛下入函谷关在那里建都，崤山以东地区就算是乱了，秦国的旧地也仍然可以完整地据有。同别人争斗，不卡住他的咽喉，从后背拍击他，是不能大获全胜的。现在陛下如果能占据秦国的故地，这也即是扼住了天下的咽喉且又攻击了它的后背。”高帝询问群臣。群臣都是崤山以东地区的人，争着发言：“周朝统治了几百年，而秦朝经历两代就灭亡了。洛阳以东有成皋，西面有崤

数百里，田地薄，四面受敌，此非用武之国也。关中左殽、函，右陇、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饶，北有胡苑之利。阻三面而守，独以一面东制诸侯；诸侯安定，河、渭漕輓天下，西给京师；诸侯有变，顺流而下，足以委输。此所谓金城千里，天府之国也。娄敬说是也。”上即日车驾西，都长安。拜娄敬为郎中，号曰奉春君，赐姓刘氏。

张良素多病，从上入关，即道引，不食穀，杜门不出，曰：“家世相韩，及韩灭，不爱万金之资，为韩报讎强秦，天下震动。今以三寸舌为帝者师，封万户侯，此布衣之极，于良足矣。愿弃人间事，欲从赤松了游耳。”

臣光曰：夫生之有死，譬犹夜旦之必然；自古及今，固未尝有超然而独存者也。以子房之明辨达理，足以知神仙之为虚诡矣；然其欲从赤松子游者，其智可知也。夫功名之际，人臣之所难处。如高帝所称者，三杰而已。淮阳诛夷，萧何系狱，非以履盛满而不止

山、滎池，背靠黄河，面向伊、洛二河，它的坚固也是足可依赖的了。”高帝又问张良。张良说：“洛阳虽然有这样的稳固地势，但它的中心地区狭小，方圆不过几百里，田地贫瘠，四面受敌，因此这里不是用武之地。而关中地区东有崤山、函谷关，西有陇山、蜀地的岷山，有沃野千里，南面有巴、蜀的富饶资源，北面有胡地草场畜牧的地利。倚仗三面险要的地形防守，只用东方一面来控制诸侯。倘若诸侯安定，即可通过黄河、渭河水路转运天下的粮食，西上供给京都；假如诸侯发生变故，也可顺流而下，足够用来转运物资。这就是所谓的坚固的城墙千里之长，富庶的天然府库之国啊。娄敬的建议是对的。”高帝当天就起驾动身向西进发，定都长安，任命娄敬为郎中，称为奉春君，赐姓刘。

张良向来多病，跟随高帝进入函谷关，就静居行气，不吃粮食，闭门不出，说道：“我家世代做韩国的宰相，待到韩国灭亡，我不吝惜万金，为韩国向强大的秦王朝报仇，使天下震动。如今凭借三寸不烂之舌成为皇帝的军师，被封为万户侯，这已是一个平民所能享有的最高待遇了，对我来说已足够啦。我希望抛开人间俗事，想追随仙人赤松子去云游罢了。”

司马光说：大凡有生就有死，犹如黑夜过后是白天一样。从古到今，原本就没有超越自然而独立存在的事物。按张良的明辨是非通晓事理而论，他是完全知道神仙不过是一些虚幻奇异的东西罢了；但他却要随同赤松子远游，他的聪明智慧是可以想见的了。功勋和名位之间，正是为人臣子的人所难于长久立足之处。就象高帝刘邦所称道的，只不过也三个才能出众的人罢了。但是淮阴侯韩

耶！故子房托于神仙，遗弃人间，等功名于外物，置荣利而不顾，所谓明哲保身者，子房有焉。

六月，壬辰，大赦天下。

秋，七月，燕王臧荼反；自上将征之。

赵景王耳、长沙文王芮皆薨。

九月，虜臧荼。壬子，立太尉长安侯卢绾为燕王。绾家与上同里閭，绾生又与上同日；上宠幸绾，群臣莫敢望，故特王之。

项羽故将利几反，上自击破之。

后九月，治长乐宫。

项王将钟离昧，素与楚王信善。项王死后，亡归信。汉王怨昧，闻其在楚，诏楚捕昧。信初之国，行县邑，陈兵出入。

六年 冬，十月，人有上书告楚王信反者。帝以问诸将，皆曰：“亟发兵，坑竖子耳！”帝默然。又问陈平。陈平曰：“人上书言信反，信知之乎？”曰：“不知。”陈平曰：“陛下精兵孰与楚？”上曰：“不能过。”平曰：“陛下诸将，用兵有能过韩信者乎？”上曰：“莫及也。”平曰：“今兵不如

信被诛除，相国萧何被拘禁到狱中，这不就是由于功名已达到巅峰却还不知止步的缘故吗！所以张良借与神仙交游相推脱，遗弃人间凡事，视功名如同身外之物，把荣誉利禄抛在脑后，所说的“明哲保身”，张良就是个榜样。

六月，壬辰，高帝大赦天下。

秋季，七月，燕王臧荼反叛，高帝亲自率军征讨臧荼。

赵景王张耳、长沙王吴芮都去世了。

九月，高帝俘获了臧荼。壬子，封太尉长安侯卢绾为燕王。卢绾家与高帝是同乡，卢绾又与高帝同一天出生；高帝宠幸卢绾，群臣没有敢埋怨的，因此就特封卢绾为王。

项羽过去的将领利几反叛，高帝又亲自率兵打败了他。

闰九月，高帝修治长乐宫。

项羽手下的将领钟离昧，向来跟楚王韩信友好。项羽死后，他就逃来归附韩信。汉王刘邦很怨恨钟离昧，听说他在楚国，就诏令楚王逮捕他。这时韩信刚到他的封国，巡视所辖县邑，出入都有成队护卫的军队。

六年冬季，十月，有人上书告发楚王韩信谋反。高帝便征求众将领们的意见，大家都说：“赶快发兵，把这小子活埋算了！”高帝默然不语。接着又询问陈平，陈平道：“有人上书告韩信谋反，这件事情韩信知道吗？”高帝说：“不知道。”陈平说：“陛下的精锐部队与楚王的相比谁更厉害呢？”高帝道：“比不过他的。”陈平说：“陛下的将领们，用兵的才能有能比得过韩信的？”高帝道：“没有赶得上他的。”陈平说：“现在军队不如楚

楚精而将不能及，举兵攻之，是趣之战也，窃为陛下危之！”上曰：“为之奈何？”平曰：“古者天子有巡狩，会诸侯。陛下第出，伪游云梦，会诸侯于陈。陈，楚之西界；信闻天子以好出游，其势必无事而郊迎谒；谒而陛下因禽之，此特一力士之事耳。”帝以为然，乃发使告诸侯会陈，“吾将南游云梦。”上因随以行。

楚王信闻之，自疑惧，不知所为。或说信曰：“斩钟离昧以谒上，上必喜，无患。”信从之。十二月，上会诸侯于陈，信持昧首谒上；上令武士缚信，载后车。信曰：“果若人言：‘狡兔死，走狗烹；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天下已定，我固当烹！”上曰：“人告公反。”遂械系信以归，因赦天下。

田肯贺上曰：“陛下得韩信，又治秦中。秦，形胜之国也，带河阻山，地势便利；其以下兵于诸侯，譬犹居高屋之上建瓴水也。夫齐，东有琅邪、即墨之饶，南有泰山之固，西有浊河之限，北有勃海

国的精锐，将领又比不上韩信，却要举兵攻打他，这是促使他起兵反抗呀。我私下里为陛下感到危险！”高帝说：“那该怎么办呢？”陈平说：“过去天子有时巡视诸侯镇守的地方，会见诸侯。陛下尽管出来视察，假装巡游云梦，在陈地会见诸侯。而陈地在楚国的西部边界，韩信听说天子怀着友好会见诸侯的心意出游，必定是全国安稳无事，便会到郊外迎接谒见陛下。拜见时陛下就趁机捉住他，这不过是一个力士就能办到的事。”高帝认为这办法不错，便派出使者去通告诸侯到陈地聚会，说“我将南游云梦”。高帝随即起程南行。

楚王韩信听到这个消息后，自己颇为疑心害怕，不知怎么办才好。这时有人劝韩信说：“杀了钟离昧去谒见皇上，皇上必定欢喜，这样就不会有什么祸患了。”韩信听从了他的建议。十二月，高帝在陈地会见诸侯，韩信提着钟离昧的头颅拜见高帝。高帝命武士将韩信捆绑起来，装载到随皇帝车驾出行的副车上。韩信说：“果然象人们所说：‘狡兔的兔子死了，奔跑的猎狗就遭烹杀；高飞的鸟儿死了，优良的弓箭就被收藏；敌对的国家攻破了，谋臣就要灭亡。’现在天下已经安定，我本来就应当被烹杀了！”高帝说：“有人告发你谋反。”于是用镣铐枷锁锁住韩信而回，接着大赦天下。

田肯前来向高帝祝贺说：“陛下捉住了韩信，又在关中建都。秦地是形势险要能够制胜的地方，以河为襟带，以山为屏障，地势非常便利；从这里向诸侯用兵，就好像在高屋脊上倾倒瓶中的水那样居高临下而势不可挡了。齐地，东有琅邪、即墨的富饶物产，南有泰山的峭峻坚固，西有浊河的险阻，北



之利；地方二千里，持戟百万，此东西秦也，非亲子弟，莫可使王齐者。”上曰：“善！”赐金五百斤。

上还，至洛阳，赦韩信，封为淮阴侯。信知汉王畏恶其能，多称病，不朝从；居常鞅鞅，羞与绛、灌等列。尝过樊将军哙，哙跪拜送迎，言称臣，曰：“大王乃肯临臣！”信出门，笑曰：“生乃与哙等为伍！”

上尝从容与信言诸将能带兵多少。上问曰：“如我能将几何？”信曰：“陛下不过能将十万。”上曰：“于君何如？”曰：“臣多多而益善耳。”上笑曰：“多多益善，何为为我禽？”信曰：“陛下不能将兵而善将将，此乃信之所以为陛下禽也。且陛下，所谓天授，非人力也。”

甲申，始剖符封诸功臣为彻侯。萧何封酈侯，所食邑独多。功臣皆曰：“臣等身披坚执锐，多者百馀战，小者数十合。今萧何未尝有汗马之劳，徒持文墨议论，顾反居臣等上，何也？”帝曰：“诸君知猎乎？夫猎，追杀兽兔者，狗也；而发纵指示兽处者，人也。今诸君徒能得走兽耳，功

有渤海的渔盐之利，其土地方圆二千里，拥有兵力百万，可以算是东方的秦国了，因而不是陛下嫡亲的子弟，就没有可以去统治齐地的。”高帝说：“对！”随即便赏给田肯五百斤黄金。

高帝归还，到了洛阳，就赦免了韩信，封他为淮阴侯。韩信知道汉王害怕并厌恶他的才能，于是就多次藉口有病，不参加朝见和随侍出行；平日在家总是闷闷不乐，为同绛侯周勃、将军灌婴这样的人处于同等地位感到羞耻。韩信曾去拜访将军樊哙。樊哙用跪拜的礼节送迎，口称臣子，说道：“大王您竟肯光临我这里！”韩信出门后，讪笑着说：“我活着竟然要和樊哙等人为了！”

高帝曾与韩信闲谈，议论将领们能带多少兵。高帝问道：“像我这样的能率领多少兵呢？”韩信说：“陛下不过能带兵十万。”高帝说：“对您来说怎样呢？”韩信道：“我是越多越好啊。”高帝笑着说：“越多越好，为什么却被我捉住了呀？”韩信说：“陛下虽不能带兵却善于驾驭将领，这就是我所以被陛下逮住的原因。何况陛下的才能，是上天赐予的，而不是人力能够取得的。”

甲申，高帝开始把符信剖分成两半，剖封各功臣为彻侯。萧何封为酈侯，所享用的食邑户数最多。功臣们都说：“我们身披坚硬铠甲手持锐利兵器，多的身经百余战，少的也交锋了几十回合。如今萧何不曾立过汗马功劳，只不过操持文墨发发议论，封赏却远在我们之上，这是为什么啊？”高帝说：“你们懂得打猎，追杀野兽兔子的是猎狗；但放开系狗绳指示野兽所在地方的是人。现在你们只不过是能捕捉到奔逃的野兽罢了，功劳